

夏天逐渐深了,皖南山居中,山水格外娇媚起来。青砖灰瓦马头墙,在雨后,白之愈白,黑之又黑。草木绿得翠色欲流,飞瀑和深潭清可见底,甚至可以细数每一条鱼的鳞片。水边,有紫燕衔着一团泥,蓦地起飞,掠过水面,飞越林梢,越过马头墙,进入一户人家。紫燕应该是在那里安家了。

紫燕飞过马头墙

李丹崖

若要评出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师,非燕子莫属。人还需依靠手掌和搅拌机、墨斗、瓦刀、升降吊吊、脚手架等机械,燕子仅仅用小如豆米的一张嘴,便可以调拌淤泥,可以粘住秸秆和树枝,可以丝毫不差地把自己的巢穴架在善良人家的二檩上,生儿育女,繁衍不息。

我曾近距离观察过一只燕子,黑色的羽毛,黑中透亮,呈现出亮紫色的光泽,难怪被人称之为紫燕,燕子的眼睛有神,小黑豆一般咕噜噜转圈,稍有风吹草动,青虫在枝叶间蠕动,燕子振翅一飞,枝头一啄,那虫子就被它叼在嘴里了。燕子飞起来的瞬间,我才发现它的胸部是一团白色的,黑白分明,可谓知黑守白。

我有时候想,燕子的黑白与徽州的建筑毫无二致,粉墙黛瓦之间,燕子成双入对地出入,竟然丝毫没有违和感,它们简直就是为了徽州而生的。

燕子并非生来黑白分明。雏燕的嘴角就是黄黄的,太阳花上面扯下来的颜色一般。雏燕的羽毛也灰中带黄,确切说是青黄色,一抹古典意趣,很是耐看。

耐看的还有看雏燕吃食,老燕振翅飞来,雏燕嘴巴张得比头还大,雏燕把虫子朝雏燕嘴里一塞,雏燕伸着脖子吞下,吃食的样子颇具喜感。一巢雏燕,通常老燕要进进出出很多次,才能把雏燕们喂饱。

燕子毕竟是寄居人屋内的动物,若是遇到主人外出匆匆,把门掩住了,锁死了,老燕子会在院子里的枝头上叫得很凶,甚至不惜飞在人的头顶上掠过来提醒。鄙人少年时,曾遇见老燕在人面前掠过的情形。那时祖父忙着赶集,忘了给门留一道缝,老燕急了,掠过再三,仍无果,在祖父的草帽上拉了一泡粪便。祖父一恼,回去进屋去换另一顶草帽,老燕趁机飞到屋内,一巢雏燕啾啾地叫着,祖父一抬头,方才恍然大悟。

夏日里,紫燕喜欢在马头墙上立着,一字排开,那是活着的脊骨。《楚辞·离骚》中王逸注:“玄鸟,燕也。”《山海经》里亦有记述,颇具传奇色彩。燕子寄居在屋檐下,按理说应该烟火气十足,却又是孤傲的,宁可自己发呆,也不像鸽群一样讨好人类。燕子格外爱养神,哪怕是一根树枝、一条电线,雨后,它们也要立在上面发一会儿呆,这样的燕子极具神秘色彩。对着天空看站在马头墙上的紫燕,这群最善于发呆的鸟说不定也是在某一场雨后放空自己。鸟雀们一发呆,山泉含笑,山居静谧,闲云淡然飘过,整座山村都成了流光快门,时间一闪即逝。

茶界

邓名

泡青壶碧海苍茫,啜一杯茶界冰凉。吸一盞超然俗世,饮霞杯宇宙玄黄。观汤色彻澄空旷,嗅蒸香婷婷婉扬。含茗光时辰静好,享人生自得安详。



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章培恒先生辞世多年,每当回想与先生生前交往的点滴,总不禁神情黯然。

琐忆章培恒先生

罗银胜

1980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时候,正巧章培恒先生应邀到日本讲学,回国后即继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之后出任中文系系主任。我们在系里召开的会上经常能够领略先生的风采。此时,先生已以厚积薄发的《洪升年谱》一举成名。他在学术界以中生代闻名,英姿勃发。

作为章培恒先生治下的年轻学子,我们都想听他的课。但是,系里却没有给八零级排他的课。我探听到课程表,到别的班级去旁听,对他在课堂上心无旁骛、博闻强记、舒缓自如的讲课风格,终生难忘。

毕业以后,我有时去章培恒府上看望先生,一如既往,又是风轻云淡的惬意闲谈。一次,谈话中章先生正色而言:“小罗,我记忆当中,我并没有给你们八零级上过课。”我向章先生解释旁听原委。趁那次机会,我就问章先生一个曾经百思不解的问题:你上课为什么总低着头?为什么眼睛总不朝同学看?章培恒先生告诉我,五十年代,他作为助教留校。有一学期开学,校方临时安排他上一门新课,事出仓促,他在课堂上边低头构思组稿,一边从容上课。由此养成了这个习惯,数十年未变。说罢,我们师生俩哈哈大笑。

章培恒先生与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是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同行,两人的友谊深厚。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,关心他的工作和研究进展,也关心他的健康。

有一次我与元化先生一起吃饭,谈起章培恒先生,元化先生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说起当年他们出访日本的情形,元化先生特意说了他一再劝嗜酒的章先生少喝点酒,要注意自己身体……

后来,我把元化先生说的事情告诉了章先生,章先生很感动,同时又表示,元化先生不幸去世,他很难过,想写文章怀念他,但由于身体不好,只能作罢。



安禄山焯赫一时 郭子仪慷慨悲歌
酒楼 (设色纸本) 朱刚

《书香迷离》是曹正文出版的第77本书。我与正文认识,大约在1987年,当时我调任上海新闻出版局,他正在执编“读书乐”,因书结缘,已三十多年了。曹正文的这些著作,题材丰富,体裁多样,既有散文小品、名人访谈、文学游记,也有武侠小说、历史小说、侦探史话、杂文随笔,篇幅达1300多万字。加上他主编的120多部书稿,那接近200部了。

历数古今中外著名作家,很少有人能在一生中能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。想想看,中国古代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加起来也不过360多万字。当然两者质量难以比较,但从数量而言,可看出正文在写作上很勤奋,很努力。

曹正文是苏州人。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,全国共出过596位状元,其中苏州有45位,占7.55%,居全国各城市之首,而苏州当时人口只占全国的1%。苏州地灵人杰,朋友笑称,曹正文传承天地之灵气,是名副其实的苏州才子。

但正文并不认可这种说法。他在《书香迷离》这本书中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,其父母对培养自己独生儿子可谓尽心尽力。凡是儿子感兴趣的事,总是千方百计满足儿子的心愿。正文喜欢绘画,母亲就带他到哈达、刘海粟的画室,请名师指点,并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;正文喜欢乐器,母亲给他买了口琴、二胡、手风琴;正文迷恋评弹,母亲送他去一家私人弹奏班学三弦。学绘画、面塑、音乐花了不少精力,均未修成正果。

少年人有诸多爱好,他做过无数次尝试,又都放弃了。正文最后选择了书籍——读书、淘书、藏书、写书、编书、捐书,是他一生中无法割舍的爱好,为之付出一生的心血。

早在刚刚识字的童年,他就将父母给他买早点省下的钱到路边书摊租借连环画阅读。每逢周日,必去老城隍庙、旧书店淘书,初中毕业时,他已有近200册藏书。参加工作后,他把大部分工资用来买书,1995年,他以16000多册藏书(包括近千册名家签名本),被评为上海十大民间藏书家之一。每到晚上,他就辞谢一切社交活动,闭门读书写作,几十年雷打不动。

爱读书的人大多喜欢写作,正文亦如此,但这条路走得也很不顺畅。他在20世纪70年代三年中连续投稿48篇,都被退回,有点沮丧,母亲鼓励他坚持下去。直到1973年4月19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他一首儿歌《打虎》,他跑到附近一家邮局,把当天零售的解放日报全买下来,营业员大为惊诧,问: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?”曹正文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:“没什么大事,是我个人的重要日子。”

1981年,曹正文考入《新民晚报》当记者,从1986年起主编“读书乐”专栏,颇受读者欢迎。他独立执编“读书乐”专栏22年。22年中他先后写了1000多篇答读者问,1993年荣获上海市第一届韬奋新闻奖。

正文沉湎书海,几十年在书中探寻历史真相:皇帝诞生于秦朝,为何第一位皇后却出现在西汉?屡战屡败的刘邦何以能战胜兵精马壮的项羽?西汉相国萧何晚年为什么低价强买民宅自污?司马迁惨遭宫刑的真正原因何在?荣登九卿之位的造纸发明家蔡伦为何要自杀?东晋侯萧宝卷做了多少荒唐事?初唐名将李靖怎么会在文学作品中变身成“托塔天王”?写出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李绅为何遭遇褒贬不一的定论?刘鋹为何要开创“闹人国”?文理兼通的沈括为何死后竟无人肯写墓志铭?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死因是什么?《金瓶梅》作者到底是谁?清朝第一汉臣张廷玉晚年辞官竟如此艰难?掌控大平军权力第一的杨秀清何以不堪一击?杨乃武冤案怎么会真相大白?作者都有精辟详尽的独到分析。

《书香迷离》收入与读书有关的短文近百篇,分八辑,前七辑主要是对古代书海中珍闻轶事的考证与阐述,对文史、武侠、侦探与传统戏曲的评点,颇有新鲜的史料与可读性。第八辑“烟云往事”是作者人生道路的缩影,读来倍感亲切,对年轻读者更有启迪和教益。(本文为《书香迷离——米舒读书小品集》序节选,上海文化出版社,2023年8月第1版)

又见新荷 戴薇薇

动,令烟火人间感受到岁月静好的浪漫诗情。“田田八九叶,散点绿池初……半在春波底,芳心卷未舒。”初夏的荷叶如同苏醒的小仙子,先是卷曲着小荷叶自水中努力向上生长。待到浮出水面,初生荷叶无所依托,于是全力舒展身躯。池塘中那些看似纤巧、稚嫩的新荷,却有着蓬勃的新生力量,时刻准备生命昂扬的勃发。夏日的新荷有一种令人期待的美,给人以联想、以愿望、以等待,激发了我们对世间所有美好事物的向往和热情。

时光匆匆,不知不觉间已行至盛夏。这个夏天,我们可以安心去做想做的事情,可以继续未完成的事情。山河丰盈,暖风微醺,我们只需向着阳光的方向,勇毅前行。

《说文》曰:“观,谛视也。”谛视即凝神看,认真看,一直看到心里去。我们走在新征程的路上,需要不急不躁的心态,认真发现生命之美,仔细观察生活之美。

“小小新荷。点破清光景趣多。青青半卷。一寸芳心浑未展。”在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夏季,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,我在一池新荷清澈的目光里,找到了不染尘埃的浪漫,重温了初心不改的誓言。

书山有路勤为径

贾树枚

天气多变,申城持续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炙烤,间或疾风骤雨打乱。一夜急雨,晨起雨停,漫步至小区荷花池边,惊喜地发现前几日还略显寂寥的池塘,一夜间长出鲜嫩圆润的荷叶,果真应了宋代诗人吕本中所言:“今日俯池生,新荷昨夜生。”属于夏天的蓬勃之美,已在青青荷叶上展现。独具禅韵的新荷,站在风中,一股清新沁凉的初夏味道瞬间扑面而来。此时的江南,忽而电闪雷鸣暴雨倾盆,忽而雨过天晴花香袭人。风雨吹落狂花,却有新荷茁壮。新生的荷叶,赋予浅夏温柔的诗意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清风吹拂,碧波荡漾,新荷叶初圆时,那抹清新的嫩绿,随风摇曳,甚是可爱。一池新荷于清新灵动中透出生命生生不息的活力,为江南增添了无限美好与感动。

领导、同事据理力争,甚至拍桌子互怼时,我有些惊讶,因为几面之缘的我很难以“脾气不好”和面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联系起来。后来我才想通,他若不“处处计较”、严格要求,一旦出了安全事故,后果则是灾难性的。

结束采访后,顾老师问现在上海轨交已经建到几号线了?我们回答轨交21号线,崇明岛也要通地铁了。“是吗?我在4号线建设之后就记不清了,时间过得快呀!”顾老师感慨道。

夏日凉风徐徐吹过,我看着街边川流不息的车流和顾老师的背影默默想着,时代浪潮推动社会进步,我们能够乘风破浪而行,正是千千万万像顾老师这样的先驱,为我们打造了船与帆,这艘船会驶向何处?能看见怎样更美的风景?“顾老们”把船舵交到了我们手上……

最初听到顾正荣老师的名号,还是源于国防教育日的一次宣传策划,新闻报道需对“中国第一条越江隧道”——当时代号“651工程”的打浦路隧道进行介绍,而他正是这条隧道的施工队长。“新中国隧道建设的开拓者”“优秀的共产党员”“外号‘顾老大’”……在搜集资料中了解到他的各种标签,让我越发对这位老人产生了好奇。

2021年,隧道股份上海隧道掘进的隧道总里程突破了一千公里。为了拍摄专题片,公司邀请顾正荣老师,我以见到本尊。当天早上,身着深蓝衬衫的顾老师大步迈入拍摄场地,热情地跟大家问好。我注意到这位操着苏北口音夹着上海腔的老人,头发花白却精气神十足,口齿清晰,丝毫不像已到耄耋之年。

采访开始后,他的讲述带我们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。那是中国隧道建设的“蛮荒时代”,出于战备目的,要建设一条“以防常规武器为主、适当考虑原子弹爆炸冲击波影响的……”多项技术标准严苛的过江隧道。然而,要建隧

与中国隧道一起从“0”成长

樊福强

豆腐里打洞!不可能成功!”从“0”开始,自立自强,我们打造的打浦路隧道工程历经上海几十年的风雨变迁,如今依旧屹立于此。

建设过程中,顾老师带着一批“不怕苦、不怕死”的施工队员奋战一线。当时掘进采用的是网格式气压盾构,这种老式盾构推进时,土体就从格子中挤出来,需要人工辅助挖掘,施工条件既艰苦又危险。当盾构穿过江心推进至离接收竖井60米的地方时,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了:由于黏土层变成了砂土

大家都是气压工,推土盾构要吃两公斤的大气压”,这群年轻人就拿着铁锹和水枪,赤膊上阵,顶着高压环境“挖”出风险段。听完我感到深深的震撼,没想到“中国第一条越江隧道”是在如此恶劣环境下,靠他们双手“挖”出来的。

2023年,时隔两年再见顾老师,老人家依旧精神抖擞,采访中甚至比之前更为健谈,他说着自己当兵时的故事,说着隧道公司成长的点点滴滴,一幕幕回忆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。当他说起自己以前经常因为施工细节与安全

十日谈

地下本无路 责编:郭影

隧道测量界泰斗唐震华享誉业界,“三根钢丝打天下”是他的传奇事迹。敬请关注本栏。